金華徵獻略

金華徵獻畧卷之八

鶴潭王崇炳虎文氏撰錄
門人黃廷元殿選較訂
東湖金　律孔時編梓

名臣傳二

(宋)林大中

林大中、字和叔、永康人、登紹興進士、初爲金谿令、郡督賊急、大中請緩期、不聽、取告身、納之、投劾、而去、守愧謝焉、仍丁父憂、服除、起知長興縣、訟牒、必判曲直、不聽私解、或疑其多事、大中曰、此乃所以省事也、先

宗朝、用尚書葉翥薦、擢監察御史、論事峭直、遷殿中侍御史、兼侍講、紹熙二年春、雷電大作、詔訪時政缺失、大中推論陰陽爭勝之故、因言君子小人。邪正在所當辨。趣向果正。雖一節可議。不害爲君子。趣向不正。雖小節可喜。不害爲小人。正者當厚其養。無責一眚而損正大之氣。不正者當杜其漸。無取小節而長奸僞之萌。庶君子得全。而小人無所容其奸。帝問今日羣臣中孰賢、大中以趙汝愚對、汝愚於是被召。江浙西路民苦折帛和買重輸。大中疏論之、詔減其輸三歲。時馬大同爲戶部。大中劾其用法過峻、又論大

理少卿宋、瑞皆不報。太中以言不行、求去、除直寶謨閣不拜。力求補外。出知寧國府。朱熹遺書朝士曰、間林和叔入臺。無一事不中的。去國一節。風誼凜然。當於古人中求之。尋移知贛州、寧宗即位、召還、試中書舍人、遷給事中兼侍講、知閤門事、韓侂胄來謁、陰請納交、大中却之、會彭龜年疏論侂胄、有旨、侂胄與內祠、龜年與郡、大中請留龜年經筵、而斥侂胄於外、不聽、御史汪義端、以論趙汝愚去、侂胄引爲右史、大中駁之、侂胄愈恨、乃以煥章閣待制出知慶元府、仍乞祠、得請未行、給事中許及之侂胄黨也、承風繳駁、

遂削職歸與趙汝愚朱熹等俱列偽黨歸凡十三年優游寵渥別墅未嘗以得喪置懷或勸通書侂胄以免禍大中曰禍不可求而得禍豈可倖而免乎侂冑既伏誅召試吏部尚書首言呂祖儉彭龜年朱熹皆以言侂冑貶老死窮荒宜加旌表其他議切侂冑而得罪者宜量輕重而旌別之以伸其寃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嘉定改元卒年七十一贈資政殿學士正奉大夫諡正惠

論曰正惠清修寡欲守正不阿言論峭直凛不可犯可謂能推其所學引告當道者矣名汪僞黏益

顯其忠小人汚衊君子而益表暴之何益哉

應孟明 子純之附

應孟明字仲實永康人登隆興進士官樂平縣丞以侍御史葛邲薦除勅令所删定官輪對首論南北通好疆埸無虞當選將練兵常如大敵之在境除貪酷之吏以蘇民困廣開言路以來忠告之益振拔幽沈以收人才之用申飭監司曲庇貪吏薦舉徇私之弊帝嘉納之他日有所銓除宰相進擬帝出片紙書二人姓名其一則孟明也乃拜大理寺丞故將李顯忠子家僮溺死有司誣以殺人逮繫幾三百家孟明白

其究於僚長釋之出爲福建提舉常平陛辭帝曰朕知卿愛百姓惡贓吏事有不便於民者宜悉以聞一日帝御經筵因論監司按察顧謂講讀官曰朕近得數人應孟明其一也尋除江東提點刑獄以鄉郡引嫌會廣西鈌帥帝曰朕熟思之無易應孟明者遂進直秘閣出知靜江府兼廣西經畧安撫使廣西病於鹽法追逮禁錮民不聊生孟明條具曎奏請除其弊詔從之禁卒朱典結黨弄兵雷化間孟明遣將縛致轅門斬之歷光宗寧宗朝累進吏部侍郎卒贈少師孟明以儒學起家受知人主守正不阿未嘗以官爵

爲念○韓侂胄當國、密使人誘以諫官、俾劾趙汝愚、孟明不答、士論以此重之、子謙之、茂之、純之、

應純之、字純甫、篤信考亭之學、嘉泰三年、舉進士、時江淮與金接壤、檢選能員、乃以純之知楚州、純之在楚州修城堞、閱軍伍、精鎧仗、謹烽燧、鑿管家湖、建水教亭、演習舟師、武備甚設、嘉定十年、乃以京東經畧使、節制淮東河北軍馬、與制置使李珏俱便宜行事、時李全等出沒島嶼、寶貨山積、不時得食、則殺人啖之、會鎮江武鋒卒沈鐸亡命山陽、誘致米商獲利數十倍、純之償以玉貨、北人至者、輒舍之、鐸因說純之

以歸銅錢爲名、弛渡淮之禁、由是來者踵接、定遠民季先者、大俠也、初爲劉佑家厮養、胥隨佑部綱客山陽、從楊安兒得軍職、先乃因沈鐸得見純之、具道山東豪傑願歸正之意、純之命先諭意羣豪、以鐸爲武鋒副將、與高忠皎合集忠義民兵、分二道伐金、先遂以五千人、與忠皎合兵攻海州、糧援不繼、退屯東海、純之以北軍屢捷、密聞於朝、謂中原可復、丞相史彌遠鑒開禧之事、不明招納、密勑純之等慰接之、號忠義軍、就聽節制、給忠義糧、於是李全等心艷、相繼來歸、會廣東謀帥、以純之爲兵部侍郎、經畧安撫使、措

原剽刦群邑純之討平之甲申秋賊大掠純之兵少援絕力戰死之朝廷嘉其忠遣使祭葬求其首不得鑄金以殮焉

論曰監司者與天子分治天下者也愛百姓惡贓吏天下雖亂治將至庇贓吏虐百姓天下雖平亂將至仲實輪對不過數言而洞中宋人痼疾辭不激而旨味深長受知人主宜矣純甫在邊物色豪傑招集義旅有恢復中原之志而適當宋運之衰君臣暗弱莫識遠圖有志不遂身死瘴鄉惜哉

章服

章服、字德文、永康人、紹興二年進士、授青田縣尉、用䂓良臣薦、除兩浙提舉市舶公事、常俸外、凡前例所可得者、一不取、然對人、亦不輒非前例、差知建州軍、歷知鄂州、在任皆以能稱、軍國之須、不逾時皆立辦、人以爲才、而服意常不自得、改提舉兩浙常平、再遷至侍御史、上疏言國家之大勢日傾、臣子之忠勛未奏。和好嘗敗於變詐。師旅或興於無名。至於淮壖瘡痍。江浙饑饉。邦財未裕。軍政久隳。士風壞於奔競。朝綱撓於私曲。此皆當今急務。不宜以偃兵而置度外也。又上言願以財賦邊備二事。專委大臣集羣臣之

說參訂其可行者。初朝廷嘗揀諸路廂禁獄軍、就閱行在所、籍爲忠勇軍、約以防秋遣還所在郡久留未遣、軍人不堪、相率詣臺自訴、服爲移牒樞密院、不報、即上言足食足兵、爲政之先務、聖人以爲必不得已、則去兵去食、而信終不可去、今因兵而失信、無乃不可、上語服曰、此軍朕所自閱、費無限數、而欲盡遣耶、服曰、臣不知也、臣所知者、人情事體耳、上曰、然則當盡逃乎、服曰、今逃數雖可掩、而人人心動、一旦空營迸裂、不捕則廢法、捕之則相率旅拒、損威失體、直爲天下笑、上曰、當與大臣議之、數日、服又上言、今逃數

已不可掩、急遣又患無及、上曰、前日議猶未定、服曰、議未定者、是不可之辭也、臣言不行、無所逃罪、重爲朝廷惜此舉動耳、樞臣迎合聖意、得毋悔乎、上頷之、曰、吏當徐議、虞允文時知樞密院事、一日名臧方議之、事復寢、一軍竄逃、無留者、又相與拒闘、不可捕、將校以下皆貶官、而方獨放罪、服遂上章併劾允文挾私任情、允文竟罷去、中官梁彦俊幹辦皇城司、轉官不行、臺謝服劾其廢法、彦俊坐論贓、會服除吏部侍郎、辭免、彦俊摘其章有不遜語、上大怒、謫貶汀州居任、服在汀七年、杜門觀書、世念泊如也、得旨放還、提

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卒年六十八、所著有論語孟子解各三卷易解二卷古律詩二卷、章徠淳熙進士、歷官右文殿修撰、時陳賈議貶道學、徠與劉光祖極論道學之正、光宗嘉納、及趙汝愚罷相、徠復與章穎抗疏劾韓侂冑、坐貶官歸寶慶間召爲宗正少卿、兼侍講卒贈少師、所著有疑塵集章墉見忠義傳、

徐邦憲

徐邦憲、字文子、武義人、少從陳傅良學、講求義理、博涉名物通史傳百家言、紹熙四年、試禮部第一人、登

進士、三遷爲秘書郎、韓侂胄當國、將用兵於金、舉朝無倡言議其非者、邦憲首言之忤旨、出知處州、陛辭、仍理前說、力言用兵不可太驟、再歳召還、侂胄用兵旣無功、朝議將罷兵、邦憲因言欲求名義以息兵、莫若因建儲而賜赦、又致侂胄書、指陳利害、侂胄惡之、嗾御史徐柟劾之、鐫秩罷祠、仍以戸部郎爲淮西總領、侂胄旣誅、尚書倪思舉以自代、召對上言、今日更化、未可與紹興乙亥同論、秦檜專權天下、猶可以緝理、今侂胄專權、天下敗壞盡矣、除尚書右侍郎、兼太子侍讀、使金還、權工部侍郎、知臨安府、乞祠、出知江

州、歿以寶謨閣學士致仕、卒年五十七、諡文肅、

論曰、嗚呼、宋人之不競、豈徒在和議哉、秦檜議和。止於稽首稱臣。侂胄欲戰。則函頭謝罪矣。當秦檜柄國之時。苟能資韓岳之忠勇。乘天下之義憤。猶可恢復中原。至於侂胄。既無熊虎之將。又少困倉之積。妄開兵端何哉。文肅蘊先知之明。思以昌言弭患。至於諫既不行。鐫秩罷祠。志不少變。可謂不負所學矣。

陳艮祐

陳艮祐、字天與、金華人、登紹興進士、始除興國軍司

戶以薦累官起居舍人遷左司諫首言會子之弊願捐內帑以紓民得請出帑金數萬收會子於民詔所司弗造已而戶部又請改造五百萬艮祐固爭曰陛下號令在前曾未半歲已不能持以此令民其誰信之豈不造會子遂不可爲國乎又言陛下躬行節儉弗殖貨利而肺腑之親皆殖市井公侯之貴多牟商賈甚者發船舟招番賈犯法冒禁專利無厭願一切裁禁以義斷恩時左相丁外艱詔起復艮祐言起復非禮且疆埸無故宜使終喪遂寢於是貴戚及大臣皆畏之然艮祐持已廉又受知孝宗卒亦不能中也

徵還吏部尚書、時議遣使請河南侵地、且術言陛下爾視不足、何暇事外、邇者未懷、豈能綏遠、今無故請地、邊釁遂開、民力困於供輸、州郡疲於調發、兵拏禍結、未有息期、將帥庸鄙、類乏遠謀、對君父則言効死。臨陣則各逗縮。且河南近歸版圖。旋踵又失。陛下欲以虛聲下之乎。疊嘗議此、觀其答書、幾於相戲、今如不許、徒損國威、若其許我、必邀重幣、經理未定、根定內虛、又將隨而失之矣、如必遣使、乞以欽宗梓宮爲言、忤旨、貶瑞州居住、移信州、乾道九年、許令自便、淳熙改元、起知徽州、尋除敷文閣待制、知建寧府、卒、

論曰史稱良祐力止追使求地懼開邊釁忠國之心可謂至矣至於會子法弊請發內帑以紓民窄但奪情疏使終喪以崇禮貴戚牟利戒其目禁觀其風旨信可謂正直儒臣矣吳之器婺書云內都承旨張說用事一日奏置酒延諸侍從帝許之且曰當助汝說名客獨良祐不至俄中使賜食說附奏臣奉詔集客良祐不至是違詔旨也帝復命黃門再賜說復附奏臣再三速良祐說不肯來夜漏將上忽有手詔除良祐可諫議大夫坐客方盡歡聞之憮然而罷此恒州傳入求齒牙然陳良翰恒

非艮祐也。周密齊東野語誤載。發書本之。楊德周復登之金華雜志。黃晉卿辨之甚明。不敢槪錄。

葛洪

葛洪、字容甫。東陽人。少、從呂祖謙學、聞義命之論、終身服膺。入試時方禁道學、獨以不背師訓對。淳熙十一年登進士。年垂六十、始脫選調、詔除籍田令、守盱眙。陞提點江東刑獄。按吏不法一章十七人、雖親故不免、入爲樞密院編修官、上疏、論將帥之弊、明白剴切、上嘉納之、進直煥章閣、兼國子祭酒、同簽書樞密院事、拜參知政事、封東陽郡公、建言邊防當謹、贊平

李全之亂時朝臣有進女以備嬪御者洪援王素諫仁宗邸王德用進女事以規止之當世多稱其賢以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仍以大學士名赴行在居舊職以老乞休首置義塾教育後學曰異日倘獲佳士為朝廷用此亦畎畝間報國之一節也又為義廩贍其宗族姻戚及鄉之壽耇居鄉十年薨帝輟朝一日贈太師信國公謚端獻所著有奏議涉史隨筆蟠室集凡二十四卷杜範稱其侃侃守正有大臣風云

論曰謹按志乘言洪爲質嚴毅閨門肅穆其在朝廷守正不阿讀其奏疏忠誠之心溢於言表杜範

爾之不亦宜哉。可謂不負師教矣

喬行簡

喬行簡、字壽朋、東陽人、學於呂祖謙之門、登紹熙四年進士、歷官知通州、條上便民事、遷淮南轉運判官、疏陳備邊四事、言金有必亡之形。中國宜靜以觀變。時朝議已主戰出師。遂失蘄黃。遷宗正少卿、權工部侍郎、理宗卽位、行簡貽書史彌遠、請帝法孝宗、行三年喪、應詔上書、謂仕路、當廣而不當狹。言路、當開而不當塞。治亂安危、莫不由此、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嘉定間、山東忠義李全、跋扈日甚、朝廷用

武國帥山陽、國武人也、特換文資、陞大府卿、以重其行、武國至山陽、偃然自大、受李全庭參、全忿、囚殺之、幕客杜子埜亦死焉、初國換文資、行簡移書史丞相曰、祖宗朝置制使。多用名將。不獨張韓劉岳常爲之。楊沂中、吳玠、吳璘、劉琦、王燮、成閔、李顯中、諸人亦爲之。豈必盡文臣哉。至于文臣任邊事、固有反以觀察使授之者。如韓忠獻。范文正是也。今若就加本寺之官。以重制帥之選。初無不可。乃使之處非其地。遽易以清班。彼修飾邊幅。強自標置。求以稱此。人心因未易服。恐反使人有輕視不下之心。此不可不慮也。不

從後事敗、人皆服其識、國既被殺、行簡乃言[illegible][illegible]皆
義忘恩、殺大將、天人共憤、急宜誅討、以戒販[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參知政事、兼知樞密院事、時與蒙古伐金、以金俘獻
太廟、論功行賞、趙范趙葵、欲因時撫定中原、修復三
京、鄭清之力主其議、行簡方在告、上疏曰、八陵有可
朝之路。中原有可復之機。以大有爲之資。當大有爲
之會。則事之有成。可坐而策也。臣不憂師出之無功。
而憂事力之不繼。有功而至於不可繼。則其憂深矣。
夫自古英君。必先治內而後治外。今內未盡治也。欲
用其民。必先得其心。今數十年來。上下皆懷利以相

援。兼以將乏卒寡。財匱食竭。臣恐北方未可圖。而南方先騷動矣。宜堅持聖意。定國論。以絕紛紛之說。已拜右丞相。襄陽失守。或又陳進取之計。行簡奏言三京撓敗之餘。事與前異。內外之事可憂而不可恃者七。言甚懇切。師乃不出。端平三年。有事於明堂。大雷雨。丞相並策免。行簡獨留。仍拜左丞相。請以國事分任三相。兵事委李鳴復。財用委李宗勉。褚幣委余天錫。當會議者參酌之。帝從其議。嘉熙三年。拜平章軍國事。封肅國公。行簡為相。知無不言。毋以上游重地為念。請建節度安撫使於夔州。以兵戎之後。邊帥衍

寧。乃告老、加少保、保寧軍節度醴泉觀使、封舒國公、淳祐元年二月、年八十六、薨於家、贈太師、謚文惠、行簡平居好薦士。多得人。受知者往往至顯達。時稱其有相臣風度。又倣朱熹法。爲鄉邑立社倉。其後數十年不饑。鄉人德之。所著有孔山集。及周禮總說。

論曰。行簡當軸時。左丞李宗勉。右丞史嵩之。三相同時秉政。論者謂喬近於泛。李失之狹。史失之專。而史稱行簡歷練老成。識度遠。居官盡言。讀其奏議。忠君愛民之心。藹然見乎文字之間。舉朝欽其休容。桑梓沐其惠澤。蓋有大臣之風矣。

葉衡

葉衡、字夢錫、金華人、紹興十八年進士、調福州寧德主簿、以獲塩盜、改秩、知臨安府於潛縣、時戶版積弊、衡定爲九等、自五以下、除其籍而均其額、於上之四等、貧戶頓蘇、治爲諸邑最、郡上其績、名對陞知常州、時水潦爲災、繼以疾疫、衡發廩爲糜以賑饑者、命醫藥自隨、挨戶療治、民頼以活、除太府少卿、遷戶部侍郎、奏興塩利、斷絶私販、累除樞密都承旨、奏革馬政之弊、措制民兵、得治兵之要、尋遷戶部尚書、除簽書樞密院事、拜參知政事、奏言牧守將帥、必擇才以稱

其職、久任以盡其才、時會子澁漫、折閱、詔使衡措置、衡奏令戸部取湖廣會子實數、盡以京會立限易之、旬日而辦、上曰、此眞宰相才也、拜右丞相、兼樞密使、名對賜坐、講論機密、又問三代爲政、漢唐治亂之故、衡對言願陛下常以周公無逸爲龜鑑、則社稷之福、上諭執政、遣使至金、求河南故地、衡奏湯邦彥有口才、可充使、邦彥恨衡擠已、奏衡對客有訕上語、上大怒、卽日罷相、繭授安遠軍節度副使、郴州安置、邦彥使還辱命、上震怒、竄之嶺南、仍詔衡自便、復官與祠、年六十二、薨、贈資政殿學士、

論曰。史稱衡才智有餘。觀其敗歷郡邑。治行稱最。既登九列。措置兵事。革弊振衰。皆中機要。十年之間。位躋鼎鉉。參與密勿。可謂一時之選。夫承平之代。則賢端良多難之朝。則重幹器。乃魚水之契方深。而浸潤之譖旋入。徒以一言之讒。竄逐至死。使有爲之才。老於煙瘴。惜哉。

范鍾

范鍾、字仲和、蘭溪人、嘉定元年進士、由武學博士、出判太平州、陞知徽州、名壯瞯、累遷何書郎、兼崇政殿說書、進對、帝曰、仁宗時甚多事、對曰、仁宗始雖多事。

乃以憂勤致治。徽宗始雖無事。餘患至於今日、上悅、尋遷吏部郎中、累官給事中、權兵部尚書、兼侍讀、嘉熙二年、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淳祐四年、特拜左丞相、兼樞密使、東陽郡公、再乞歸田里、不許、六年復請、許之、蓋與右相游佀不合云、特加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致仕、辭不拜、乃提舉洞霄宮、八年十一月薨於金華驛、時其家築室、猶未就也、贈少師、謚文肅、所著有禮記解、

論曰。史臣稱鍾爲相、直清守法。重惜名器。雖無赫赫之功。而良德雅量、與杜範李宗勉齊名。當時頌

公之德者有云。衮繡之歸。問館於驛邸。此又無地起樓臺丞相也。吳師道云。范鍾以高科爲賢相。而言論風旨。𨒪迹者蓋鮮。予考之史。誠然。然鍾以博士。循資歷級。自卑而升。至於台鼎。君臣之契有終。去就之迹不忒。其持守亦可見矣。宋室南渡。吾婺居鼎鉉者七人。吾錄其六於名臣。重爵位也。若有玷靑史。雖居樞府。難引爲桑梓之光矣。

馬光祖

馬光祖、字華甫、東陽人、寳慶二年進士、調新喻主簿、歷官直徽猷閣江西轉運副使、右正言、劉漢弼論史

嵩之不終喪、因言馬光祖奪情總賦、乃嵩之預爲引例之地、乞勅令追服以補名教、遂罷去、起直徽猷閣、知太平州、累遷戶部尚書、乞嚴下海禁、歴陳京師艱食和糴增價海道致寇三害、加寶章閣直學士、沿江制置使江東安撫使、知建康府、始至、即以常例公用器皿錢二十萬緡支犒軍民、減賦稅、養鰥寡孤疾無告之人、屬縣歲折收絲綿絹帛、倚閣除免以數萬計、興學校。禮賢才。辟召僚屬。皆極一時之選。仍拜端明殿學士、荊湖置制使、移鎭江陵、以汪立信呂文德王登王鑑爲參議官、寶祐六年、蒙古主入劍門、詔光祖

等進軍、歸峽以援蜀、先祖乃移司峽州、與六郡鎮撫、向士璧迎戰房州、蒙古少郤、先祖既鎮楚、建康之民、思之不已、帝聞命、以資政殿學士、沿江制置大使江東安撫使、再知建康、士女相慶、先祖益寛養民力。興廢起壞。知無不爲。蠲除積歲逋負錢百餘萬緡。魚利稅課悉罷減。建平糴倉以利民。公田法行。先祖貽書賈似道、言其非便、乞不及、江東必欲行之、罷、先祖乃可、遂召赴行在以大學士提領戶部財用、兼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會歲饑、議賑、榮王府積粟甚多、先祖請發賑。謁王辭以故。三往不見。先祖臥客次不起。王

不得已見焉、以無粟辭、先祖厲聲曰、天下皆知大王
子爲儲君。不於此時收人心。其何以令天下。因出懷
中帖示之。某庄某倉積粟若干。皆歷歷不爽。王無以
辭。卒出粟活民甚衆。進同知樞密院事。尋差知福州
福建安撫使、以侍御史。陳堯道言罷。以前職提舉洞
霄宮。再以沿江制置江東安撫使知建康郡。光祖三
領建康。而政績益著。民建祠祀之。凡六所。咸淳三年
拜參知政事。五年以樞密院使兼參知政事。仍以紫
金光祿大夫致仕。卒、諡莊敏、弟曰揚祖、擢朝散郎、知
平江府、兼發運使、

論曰。史稱光祖練兵豐財。朝廷倚之。及爲京尹。風節凜然。其治建康。威惠並行。民懷其德。可謂能臣矣。後世以光祖奪情起復。爲劉漢弼所論。至今不得列於郡學鄉賢。是則過矣。夫三年之喪。古今通義。至於國事方殷。疆圉孔棘。功實在半濟之間。利害關一身之重。則雖忍淚飲泣。黽勉王事。君子猶將原之。考光祖總賦之時。國事倥傯。固不得與朝野淸寧。懷祿賴寵。戀一官而忘三年之愛者比也。夫救亡之政。首先兵食。宋之季世。軍無現糧。民有
光祖以撫循之才。兼會計之任。豐財以足餉。

減賦以紓民民之愛戴同於父母觀其三治邑康
而政績益著則雖張乖崖之撫蜀何能逺過使得
如先祖者十餘輩爲邦伯則江南垂絶之緒尚可
再延斯眞一國之柱豈但一鄉之賢而議者如此
嗟乎士不通常變不足以論人又豈足與議禮哉

李大同

李大同字從仲東陽人受學于朱文公以鄉貢入太
學登泰定十六年進士特奏第一人除郡教授歴國
子博士輪對辭意剴切上嘉奬之遷崇政殿說書擢
右正言兼侍講首陳謹獨之戒言人主燕閒則謹敬

畏之心易縱。莊肅之容易弛。而復有宦侍之屬。導邪勸侈以惑上心。竊弄權柄。情欲一肆。如水橫流。而莫之阨。不可不慎也。理宗爲之改容。因言人主能容諫不能從諫。大臣能聽言不能用言。言皆切中。會有星變上䟽。言趙冀分野。乃有熒惑犯塡星之變。則我師之出。豈無當長慮而却顧者。故臣願陛下勿以星文爲小異而或加忽。一話一言。一政一事。必求有以格天心而弭災變。至於進兵攻討。尤切謹重。其言不激不隨。上爲之傾聽。遷太常少卿。除侍御史。平心持衡。斥去黨論。善類服其深識。時喬行簡爲相。大同以視

嫌累疏乞外。上諭臺端之命。朕所親擢、遂侍經筵。敷文析理。極承恩遇。眞德秀進講大學。言此心常如明鏡止水。不可作槁木死灰。大同謂不可兩字未安。蓋此心原是活物。豈能作槁木死灰。德秀嘆服、按府志云此心原是活物、豈嘗作槁木死灰、豈嘗便是不可、有何未安。如此則隨聲附和、德秀又何歎服。竊恐豈嘗是豈能之誤。修府志者擅改之。至修縣志。則又以其義難通。併刪去此二語。從仲先生語。自有深意。而爲後人塗改滅沒。良可嘆。慎於此見作者難遽亦不易也。遷刑部侍郎、兼修國史。進工部尚書、以寶謨直學士知平江府、改知福州、乞祠提舉太平興國宮、爵金華伯、致仕、卒年八十有七、通志云、大同資稟醇厚。神氣清和。端行拱立。望之使人

意消。至於忠言嘉謨上裨緝熙下濟民生。嘉熙端平之治。大同蓋有助焉。所著有羣書就正。羣經講義。通鑑隨錄。唐事類編。詩文奏議等書。

論曰。昔陽明子問魏莊渠曰。如何是本心。莊渠答言心是常定的。陽明子曰。我道心是常動的。王龍溪曰。天常運而不息。心常活而不死。這便是豈能作槁木死灰之義。人各有心。心各有體。試自參驗。當自知之。且夫人主之心。從欲則危。不必慮其過靜也。狥私則偏。不必患其耽寂也。不當作槁木死灰。非進君切緊之談。大同駁之是矣。然非深造自

得爲能道此豈非邃學儒臣哉

朱質

朱質字仲文義烏人初學於呂祖謙弟子葉邽而卒業於唐仲友紹熙四年親策進士陳亮第一質次之廷對春秋大義以復讐爲急孝宗在重華宮聞之大喜累官著作郎兼侍左郎官開禧初金使人見倨慢上書乞斬之時韓侂冑爲相下詔北伐質爲右正言左司諫皆兼侍講奏疏論邊事甚悉及師出無功侂冑乃欲議和質以爲和不可恃侂冑怒即日移太常少卿兼權吏部侍郎嘉定再和遂以謫去因累赦復

官于祠差知道州未及上而致仕積階朝散大夫有易說舉要奏議詩文雜稿

葉秀發

葉秀發字茂叔金華人師事呂祖謙唐仲友極深性理之學以餘力爲文登慶元丙辰進士從學歲至數百人授福州長溪簿丁父憂歸服除轉慶元府學教授嘗著論語講義以誨弟子曰聖門授受之源無過此書然義理無窮倘一切沿襲舊說吾心終無所得若欲見諸行事是猶假他人之器以爲用於我不便況欲假人乎哉時鉅儒樓鑰史彌鞏樓昉鄭性之楊

簡、袁燮、皆器秀發、而於簡尤密、自謂有所啟發、得邊詹顧葉四子爲喜、葉則秀發也、秩滿、丁母憂、起復、調桐城丞、金人犯蘄黃、桐城爲隣壤、萬目睽睽不相保、騎兵將廹、家人號泣求避、秀發叱之曰、此正臣子竭力致身之日、苟先去之、如一邑生聚何、修城浚濠、爲備禦、諜者至、擒而斬之、以殉、金人計阻、邑賴以完、制閫以功非己出、罪以擅斬、貶秩、再起、再奪官、秀發退居、餘十年、無觖望意、獨憤李誠之寃、上書訟於朝、初誠之爲蘄守、城陷、誠之舉家與一城之士皆戰死、議者不錄其忠、反以不能全人咎之、故秀發訟言之、間

者悅、歎、史彌遠當國、人有桐城來者、言秀發守城功、曰、微、葉、公。吾、屬、皆、死。無、桐、城、久、矣。彌遠因問參知政事宣繒。其言同、乃歎曰、幾失賢者。即日起秀發再擢知高郵軍、高郵淮東要城、時尙驛騷、秀發上五策曰、防海道。審邊備。擇武守。練軍實。蓄財用。而以正、人、心。作、士、氣、爲、本。高砂三十六湖、水高田下、隄防不固、則千里一壑、秀、發、建、石、䃮、以、疏、水、勢。瀦、洩、有、方。無、乾、溢、之病。其後馬光祖來爲守、搆堂樊梁之隄以祀焉。尋轉承議郎、旣上書致仕、力劾去貪墨吏、或勸止之曰、不可、吾死、彼必殘民以逞矣、卒年七十、囊槖蕭然、至

無以歆嘗屬纘時民夢秀發擁高牙大纛入嶽祠疑其爲神遂肖像而祠其中秀發卒後累贈朝議大夫學者尊之曰南坡先生所著論語講義外有易說周禮說及詩文行於世子夢擇孫振祖皆出仕以清白世其家云

論曰朱仲文葉茂叔皆唐門弟子有弟如此其師之賢可知矣兩人皆不負所學居官涖職執義慷慨而茂叔守桐城風節尤著宋潛溪曰濂聞國學進士王若訥記秀發桐城斬諜事未嘗不流涕而歎也當金人陷蘄士大夫析圭儋爵者或納款賣

降之不暇。秀發官止一丞。則不顧妻子。嬰城固守。法宜褒嘉。而顧以擅斬罪。是何道耶。宋之日微宜矣。季世君臣。白黑倒置。若此類甚衆。人所不能堪。而秀發安之。賢矣哉。

康植

康植、字子厚、世居金華、父曰仲頴、淳熙間進士、始遷義烏、仕爲尚書吏部郎中、涖官以清白稱、植用世科、登嘉定七年進士第、授奉化縣主簿、三遷爲武安軍節度掌書記、而制置使史嵩之團結魚舟防江、植持不可、嵩之怒、對移江陵酒官、請奉祠歸、未幾除刑部

架閣文字、遷國子正、改通直郎、輪對言事抗直、忤丞相喬行簡意、差通判廣德軍、救荒有法、陞知本軍以治最聞、三遷而爲浙西提點刑獄、公事劾奏平江守臣史宅之治郡無狀、嵩之、宅之兄也、昔爲丞相、併連及之、其言曰、宅之不思掩前人之愆。專務聚斂。以事貢獻。是以小忠而成其大不忠也。嵩之不知而使之不智。知而使之不仁。其上罔陛下。又不忠之大者也。羣臣明知其罪而不言。皆逆探陛下之意而不敢嬰其鋒。是逢君之惡。亦不忠之徒也。疏入理宗震怒。欲重罪之。丞相杜範極諫、謂憲臣言事。既不用又加之

罪。如天下公議何。上寤悟。乃徙宅之隆興。而植提刑福建。改知寧國府、兼權江南東路提舉茶塩義倉、奏免和糴、行經界法、除都官郎中、出知吉州、改福建路轉運判官、兼攝建寧府、賑水菑、剔塩弊、政惠大孚、赴闕奏事、卒於建溪驛、積階朝奉郎、在廣德時、取大學語其齋曰誠求、仲穎與徐僑同年、植早師僑、從遊最久、與同邑朱元龍、王世傑、皆稱高第焉、

論曰。徐文清學行純篤。風節高峻。誠儒者之宗師。出其門者多所樹立。王魯齋稱植操尚之堅。風力之勁。有文清遺則。嗚呼。婺州人物之盛。豈非師教

之端哉、

朱元龍

朱元龍、字景雲、義烏人、嘉定十六年進士、歷平陽靑陽兩縣尉、調饒州司理參軍、德興令誣其民、董氏五兄弟溺殺縣卒獄、與力辯其誣五董得不死、後皆爲名進士、他所平反類是、嘉熙元年、以縉雲令治最、擢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輪對論三邊形勢、理宗悅曰、朱元龍、好臺諫官、尋除宗正簿、陞宗正丞、兼權左司郎中京局官、或挾權貴勢求舉牘、輒斥之、曰、舉牘可勢取乎、中官有求封建一云節者、事下、都司議力持不

可、宰臣傳上旨、命改擬、對曰、吾職可罷、擬不可改、宗室與民訟圩田、衆莫敢决、元龍决之曰、於法品官不許佃民田、天子屬籍之親乃爭田耶、歲旱、宰執勸上幸明慶寺禮佛、元龍曰、稽首號呪佛、蘇軾且不爲、可以天子爲之乎、昔方括兩淮浮塩、致書執政曰、朝廷行商賈之事。廟堂踵諸闤之規。使史氏書曰括浮塩自今始。不可。又兩上封事、言自宮禁朝廷以及百官萬民。皆可痛哭流涕。言甚切直。先是史嵩之在督府、元龍劾其殺富民王倫之冤、而活其子、於是嵩之入相矣、乃出知衢吉二州、旋于祠改知台州、以憂不上、

既而鄭淸之再入相、尤惡之、遂以朝奉大夫致仕、家居十年、乃卒、元龍早受業於徐僑、既又從四明袁燮遊、燮象山陸氏門人也、故元龍之學、得朱陸之異而會其同、有文集若干卷、子幼學用蔭入仕、爲臨安府觀察推官、

論曰。王忠文云。穉幼聞公言行。想見其人。巖巖不可犯。及讀公家集。獲窺其剛大之氣。浩然無餒。益信公之正色立朝。危言峻行。不可奪者。一本於誠。非世之矯爲訐而欺世盜名者。可同日語也。

虞復

虞復、字從道、義烏人、師事倪千里、得永嘉春秋之傳、由太學生登進士第、以楊村酒官上緝熙殿四十八規、理宗大喜、擢管戶部架閣文字、累官大宗正丞、出知信州、時史嵩之開督府、以御札盡收列郡利權、復因上表、勸上愛養根本、忤其意、有旨降都官郎官、御史金淵、承風旨奏寢新命、奉祠歸、退居東巖、十五年、丞相董槐、力薦於朝、累遷尚書郎官、輪對大學正心誠意爲綱領、分好樂忿懥爲節目、援漢文欲造露臺以爲好樂之勸、上嘉納、乞外、差知寧國府、改知瑞州、命未下、疾革、請納祿、得旨轉朝奉大夫致仕、所著成

已集、告蒙告忠遠齋集、合八十餘卷、

論曰。虞從道學有淵源。本資靖獻之誠。納約自牖。旨先政本、受爵不苟。進退從容。有大臣之風矣。

王霆

王霆、字定叟、東陽人、祖豪、爲六義士之一、以捍禦功、補忠翊郎、攝縣事、授四明廵檢、霆生而壯偉、修幹長鬚、精韜畧、善騎射、嘉定四年、武舉中絕倫異等、喬行簡考藝、喜曰、朝廷得一帥才矣、授承節郎、從軍於鄂、久之、辟鎮江都統計議官、從其帥趙勝戍興州、與敵接、身先士卒、大小一十八戰、皆利、進奪其壕、賊大懾、

時人以比宗澤、尋差知應州、兼沿邊都巡檢使、以薦名試爲閤門舍人、入對、侃侃言時弊、且陳恢復之策、願效前驅、帝稱其言可用、升武功大夫、賜金帶、出知濠州、節浮費、糴粟買馬、以備不虞、北兵至浮光、乃以是知光州、命下、卽乘夜冒雪疾馳遇敵。謝令橋大戰。敵遂却。尋名爲吉州刺史、仍改知江州、乃辭不赴、丞相鄭清之、制置司史嵩之以書留之、不從、曰士大夫當以世從道不可以道從世。再授閤門舍人。遷淮西馬步軍副總管、兼淮西遊擊軍副都統制、論十事不報、差知高郵軍、尋帶行左領軍衛大將軍、克沿江制

置副使司計議官、撰沿江等邊志一編、以上、差知壽昌軍、改蘄州、遺書丞相杜範、乞沿江置三城、以備邊慾、不報、尋卒、有玉溪集行世、嘗訓子弟曰、窮理盡性。學之本也。世多稱之、孫安國、以門功、授成忠郎、宋亡、元初、有江南人心未緝、署本邑尉、能布威信、以馭其民、縣民婁單等、聚衆據玉山、殺浙東宣慰使陳天祐、行省右丞史弼、領兵討之、安國世居玉山、悉要害因詣軍前陳設方畧、親入其地、誘單縛之以獻、兵不血刃、弼延至麾下、將薦諸朝、以親老辭、其後寧海賊楊鎭龍復據玉山、妄立稱號、安國覘其勢曰、無能爲

也趙義烏遇官軍而潰賊首就擒安國爲人謹厚重然諾民有訟不至令而求直於尉鄉閭賴以安者二十年民懷其德或設像而祀之子奎嘉皆以經學傳家

論曰王忠文之贊安國畧曰安國六世祖豪在宋宣和間以功補忠翊郎大父霆起武科守邊郡嘉熈淳祐之際朝廷深倚其功卒官建州刺史本傳與異安國能世其家功在鄉邑忠翊死喬丞相行簡爲之銘建州事業具載史傳安國之事可不使少槪見乎予故私著之以備闕逸忠文之言如此予觀

刺史公以武科起家。立功閫外。見險不避。遇事無隱。始終一節。有儒者氣象。登之名臣之列不愧矣。

王萬

王萬、字處一、浦江人、隨父喬寓淮海、以濠州籍、登嘉定十六年進士、歷官通判鎮江府、萬秉性忠伉、有大志、究心當世之務、知邊防要害、時金初滅、鄭清之謀乘虛取河洛、萬言不可、當急為自治之規、已而元兵壓境、三邊震動、理宗下詔罪已、使吳詠起草、因以咨萬、萬謂國兵新敗言之甚恐不可今邊民生意如髮宜以振厲奮發興感人心因條具治邊事宜遍告大

臣端平三年、授樞密院編修官、嘉熙元年、兼屯田郎中、因輪對、言天命去留、原於君心、凡惻然有觸於心而未能安者、皆心之未能同乎天者也、天不在天而在陛下之心、苟能存在心之天、永永弗替、天命在我矣、未幾差知台州、萬至郡、惟蔬食敝衣、終日坐廳事、事至立斷、吏無所售、多改業散去、民亦化之、不復訟、上下肅然、郡以大治、丁歲祲、盡力拯之、民聞萬名、莫不舉手加額曰、吾父母也、尋乞祠去、三年遷屯田員外郎、兼編修官、尋兼崇政殿說書、輪對、言君臣上下宜盡克私心、以服人心、以回天心、四年、擢監察御史、

首論刑部尚書史宅之故相之子、襲者弄權、不當復玷從班、上命丞相再三諭旨、迄不奉詔、上不得已出宅之知平江府、又論之、疏凡五上、史嵩之自江上董師入相、衆莫敢言、萬首論之、時枚卜已決、疏入、除大理少卿、萬卽日還常熟寓舍、再遷官、皆辭、名赴行在、奏事、出爲福建提點刑獄、加直煥章閣、四川宣諭司參議官、皆力辭、乞休致、特轉朝奉郎、守太常少卿致仕、卒年四十八、及嵩之罷相、衆皆交論其非、上因思萬先見、親賜御札、謂萬立朝謇諤古之遺直爲郡廉平古之遺愛、閔其母老家貧、朕甚念之、特贈集英殿

修撰。予錢五千緡田五百畝。以給其家。謚曰忠惠。所著有時習編。有易詩書論語中庸孟子太極圖說。及奏劄雜文。凡十卷。萬之學。有得。於時。習之。語。謂學莫先於言顧行。言。然而行。未然者。非言之。僞也。習未熟。也。熟。則。言。行。一。矣。故終其身行無不顧其言。發於設施論諫。皆根於中心之誠云。

論曰。王萬之爲人。理宗御札四語盡之矣。然在鄂則五閱月而遽去。立朝則三加爵而固辭。民方有父母之戴。而忽舍赤子而逃。君方有傾注之誠。而旋解印綬而去。較之孟子在齊。因有師命不敢以

請之義。毋乃少異乎。嘗觀宋之南渡。小人僨事。君子信道。僨事因懷祿而營私。信道則難進而易退。遂至彼此兩無可恃。靡靡以至於亡。獨不思明道程子之言乎。曰王介甫爲相。君子盡去。所用皆小人。故害天下益深。使當其時。衆君子不與之爭。勢久自緩。委曲平章。尚有聽從之理。其爲害不至如此之甚也。此眞仁者之言。南宋儒者。此道不講矣。雖然。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孔子之家法也。於萬乎何議。史稱萬立朝謇諤。奏論剴切。謂天命去留。原於君心。論史嵩之不宜居相位。言不見聽。解職而

去言行相顧終始不渝豈非介然剛正之儒臣哉夫儒者論學同異之辨細及毫釐至其居心理欲之差謬以尋丈苟得如萬者以振起之浮僞之風庶有瘳乎

厲文翁

厲文翁字聖錫東陽人少保模子初名髯翁理宗改從今名登寶祐癸丑進士歷官至太府卿權戸部侍郎遷資政殿大學士階朝請大夫封東陽開國侯食邑六百戸少從葉味道學嘗服膺鄧堯夫面前地要放寛之語旣登第襯習經濟上自陝蜀至湘漢下及

徐淮地形險易、攻守之宜、輪輓遠近、屯戍要害、莫不瞭如指掌、其在、淮、泗、領、郡、收、敵師薄城下、召將士語曰、此城自克復以來、守臣率晝堵自固、莫敢開門決勝、故敵日益驕、乃出其不意擣之、殺獲甚衆、越宿敵襲泗、勢惡、公慮郡力單弱、會客師至、捐金厚結之、設伏以待、敵至號舉伏發、大破之、乃遁、二城以完、於是拓砦增壘、制划車弩飛山礮以待、民饑、發粟二萬賑之、四境乃安、因疏三邊形勢上之、其畧曰、國家南渡。恃。長。江。爲。重。沿。淮。爲。守。上。倚。川。蜀。今、經、理、西、蜀。當使荊蜀二帥。協謀脩復襄漢規取關中。斷其腰背。則漢

中之敵自遁。懸據大散關和尚原之險。以維蜀中。庶幾西蜀可固。瀕江之形勢。蘄春當城於龍眼磯。安慶當城於宜城。鑿塹浚池。設重險。擇慈惠之長以安之。則兩郡山寨之民。襁負而至。何必假團練之名以籠之哉。山寨之民歸。任以耕作。我畜既盈。敵抄無獲。則狡計絀矣。如欲護長淮之形勢。則渦口夾岸青平山之故壘。龜山之舊壘。皆敵出入往來之地。葺復不容緩。浮光一城。當移郢水之築於霍邱。議者必以兵弱守潤爲辭。不知區處得宜。必不使三總所於遞年生熟券之外。倍有錢貲疏上。上嘉納之。卒不能行。理宗

嘗稱厲文翁人物甚偉、洞曉巷渠、由雅石鄉岸、除浙西憲、十年屏獄、咫不讞決、時江潮決岸、乃相水課石、深三丈許、自辰門覇子橋、皆其所築、數世賴之、文翁少壯登朝、晚膺茅土、中間或攝郡符、或踐戎壘、正身盡職、不爲異同、故能所在建功、克保令名、

金華徵獻畧卷之九

鶴潭王崇炳虎文氏撰錄
門人黃廷元殿選較訂
東湖金　律孔時編梓

名臣傳三

唐龍

（明）唐龍、字虞佐、蘭溪人、少學於章懋、登正德戊辰進士、授郯城令、邑故荒落、屬流寇起、橫燕齊間、郯當寇衝、每賊來攻、龍輒集兵破之、賊失利解去、以功晉御史、按滇、變人錢寧者、滇人也、賜國姓、弄權、張甚、雲南

衛指揮盧和、甯義父也、爲金齒參將、挾仇勘四平人死、假其尸、事覺、論繫、甯迺爲奏辨、下鎭巡、而別遣官錄囚、以甯指、末减和罪、以無尸爲解、龍爭之曰、和殺人○假其尸○以滅迹○即末减○天下酷吏○誰不能假人尸者、龍持義甚堅、錄官氣沮、於是復下之獄、而故土府子鳳朝明者、又以殺人降土舍、繫獄、朝明急、迺行金二十萬於錢甯、乞免罪、且覬襲職、甯爲語撫鎭臣、集滇人爲奏請、龍不可、奏朝明罪惡、與不當襲狀、驗封郎蘇天秀高其義、奏覆如龍言、人皆危之、龍亦不自意得生、再按江西、時宸濠初平、倖臣江彬等、方擁禁

兵、姦其郭內外、無完室、龍至、亟請班師、而潛爲前附逆者、請托居罪、猶視事如故、龍名而數之曰、臣子事君。有死無二。夫脅從罔治。謂凡民耳。汝等讀書居官食祿。尊爲監司。卑者守令。既不能固封守。又不能明節義。奉頭苟活。尚得偃然居故位。爲權貴敗卒耶。即日收印綬、列其罪於朝、又白、諸、有功、者、甚核。時王守仁以功高被謗、不敢言、賴龍侃侃持之、江西以寧、嘉靖中、擢吏部左侍郎、攝部事、時開國元勳、若劉基李文忠、常遇春、鄧愈湯和等、皆失爵、百餘年不能復、能按典制、悉奏復之、俄改刑部尚書、會順天尹劉淑相、

以奏詰執政、坐重罪、移獄治、龍薄其罪、夏言憾之、乃請告歸、以邊警、復起爲兵部尚書、逾歲、晋吏部尚書、會夏言再入相、數以事齟齬、乃移疾乞骸、旬月間、累疏過激、於是上大怒、切責之、奪爵放歸田里、出都城二十里、而卒、次子汝楫、登庚戌廷試第一、官修撰、陳寃、請諭、得復官、贈少保、諡文襄、龍少師楓山、爲高弟子。作制藝。有名於時。尤精古學。爲文師左氏班固詩法杜甫。襟度豁如。意氣慷慨。與人言當世事。議論英發。聞者盡傾。好奬拔後進。經其指授。皆爲艮士。既登九列。家居。徒步里中。或曰大夫不徒行。則曰。吾師楓

山先生居鄉。困未嘗乘輿也。所著有奏議、及漁石集行於世、

論曰。龍學有師承。資兼雄畧。驥足始展。歷剛摧險。至於千里。迄無汗蹶。當其初試百里。卽能早建奇猷。坐收物望。至於階登豸史。啣命南邦。正羣小恣橫之日。乃君子側足之秋、龍則持義慷慨。廉而不劌。攖餓虎之怒。奪其肉而拔其牙、卒能雪寃獄於沉灰。申王法於蠻服。直詞勁氣。凌厲無前。豈非儒者之剛哉。巳而入亮天工。開府邊塞、耀兵千里。方叔元老。克壯其猷。龍其有焉。乃出。則仗鉞。臨戎。逢。

大敵而不懾歸則舍車而徒見孺子而必恭學道謙讓恂恂循謹知其薰炙於師友者深矣世皆言學者空言而無實用殊不知功實茂著正不可以無學楓山倡道羣賢蔚興功業則唐文襄氣節則陸汝亨廉介則黃白露噫可謂極一時之盛矣

潘希曾

潘希曾字仲魯金華人父曰璋由進士官四川提學僉事士有山斗之仰父母之親希曾幼聰敏七歲能詩文登　治壬戌進士選翰林庶吉士陞兵科給事中故大監汪直義男汪鈺以父恩乞陞錦衣衛鎮撫

帶俸守塋、希曾抗疏論之、謂世祿以及子孫、鬼神不歆非類、內臣本無後、而強求世祿之恩、義男本異姓、而欲尸他鬼之蔭、疏入、中官切齒、正德初、上方狎昵羣小、頗事遊晏、復疏、勸上隆大孝。勤聖學。節遊樂。遠佞倖。逆瑾啣之。乃差往湖貴二省、計處邊儲、時羣臣奉差還朝、例賂瑾以免禍、希曾獨無、既還瑾乃矯詔杖之、闕下削籍歸、瑾既誅、乃以原官陞刑科右給事中、奉詔持節往使安南、反命、陞工科都給事中、時內官監奏請修大素殿、天鵞房、費累鉅萬、抗疏爭之、不報、仍陞南京太僕寺卿、時滁和之民、苦於馬政、希曾

疏、請易市馬爲折色、民便之、累遷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勦惠州黠賊、賴貞平之、而淛頭餘賊、曾蛇仔七巢並興、橫於江廣、乃發諸路夾攻、賊窮、襲通判董鳴、執之、以邀撫、希曾督戰益力、賊大敗、而鳴鳳獲全、以功入爲工部右侍郎、會河決沛縣、漕渠淤塞、或議開昭陽湖新河、費數十萬、死者數千人、功迄不就、乃命希曾總督河道、希曾議以漕渠之淤、衆由黃河之旁衝、黃河之旁衝、由上流之未疏、今宜疏支河以殺其勢。築長堤以防其衝。然後鑿通沛漕。自無復淤之患。於是停概派人夫十數萬、僅

用河夫二萬餘、不朞年而功成、既而河淤境山西徙三百步、決口湍悍、舟至輒覆、希曾乃命穿故河三十步、以通水、稍截從河過之、以漸相屬、三日盡復其舊、人皆詫爲神、論功加俸、改兵部左侍郎、卒於官、贈兵部尙書、公號竹澗、所著有竹澗文集、併治河錄、于徽以進士官福建按察使、以公廉稱、程文德贊其家學淵源、忠孝奕葉。蓋潘氏之實錄云、

論曰、希曾蓋淸潘後人云、潘氏自宋室南渡、代有名人、希曾一登仕版、便著風節、蹇蹇諤諤、獨立敢言、與權閹爲敵、擊之不勝、削職受杖、蓋已與死爲

隣矣、而剛正之氣、凛死不衰、一踐戎壘、劇寇蕩平、繼總河隄、橫流底績、人有平土之樂、戸鮮焚掠之危、立言立功、其兼之矣、卽古之名臣、何以加茲、吾婺儒族簪纓之盛、所在多有、至於羣賢踵武、則惟金華之王氏與潘氏焉、王氏濟美。一時並興。潘氏多賢歷朝間作。此雖山川之靈。亦其家學茂也。

趙志皐

趙志皐、字汝邁、號瀫陽、蘭溪人、嘉靖己酉舉於鄉、從錢緒山王龍溪學、至隆慶戊辰、始中進士、以鼎甲第三人、授翰林院編修、時江陵柄國、欲羅致門下、志皐

不往、奉命冊封吉藩、賜與皆不受、克經筵展書官、教習內書堂、與修實錄、時首輔張居正、以父喪奪情、諸疏劾者、多得罪、編修吳中行、趙用賢繼之、杳未下、志皐糾同志七人、以至情大分、冀遏吳趙之禍、中行用賢卒廷杖、一切劾疏、不付史局、志皐以執掌堅請之、疏言紀錄。當從聽史臣。以防專擅。江陵惡之、出爲廣東按察副使、攝臬篆、持平不阿、京考被察去、濵行、吏進羨金、郤之、悉簿報焉、既歸、隱靈洞山、頗修飾亭宇、捜剔巖壑、築陂池、植花木、賦詩自娛、有終焉之意、尋起爲解州同知、轉南京太僕寺丞、再轉而至吏部侍

郎、時上久不視朝、志皐疏請保護聖躬、遂特旨入內閣、開局修正史、請復建文君年號、大意謂國可滅。統不可滅。既而兩宮災、引漢相以災異策免故事自劾、併請舉修省實政、上俱優詔答之、居首輔十餘年、屢疏求退、上皆慰留不允、既臥病、時有曹御史者、以直言論罪、從枕上草疏極力營救、卒謚文懿、所著有六虛堂稿、克巳王靜立志諸篋、

論曰、自江陵柄國、慘受誅夷、神宗以抄錄大臣。爲聚歛之上策。宰相恂恂循謹。權歸六部。鮮有能自力於勳伐者。志皐在閣十有餘年。不植黨不專權。

適值西邊納欵海宇寧靜肅勤恭謹上下安之以功名終鄉人稱榮蓋亦居官奉法保族寧家之賢相矣

虞守愚

虞守愚號東崖義烏人嘉靖癸未進士初宰嘉魚調萬安皆有惠政擢江西道監察御史初命督京通等倉時會通河始成凡漕運倉場夙弊悉咨訪釐革收支稱便守船旗卒以隆冬隆凍不得歸饑寒載道為奏請賑給多所全活會都御史王■以救議大禮諸臣激上怒上疏援之廷杖幾死差按福建巖重不可

干以私、閱事九年、陞大理寺左丞、以母老、疏乞終養、歸半月而母卒、服闋、乃就原職、歷左少卿、陞左僉都御史、督南贛等處軍務、至則擒劇賊、王五葛、老虎等、四百餘人、諸、洞、皆、平、又奏復長沙營、築黃鄉城、設年角水堡、諸巡檢司、遷瑞州文信公天祥祠、特祀誠意伯劉基於高安、黃少參宏死宸濠難、建報、功、祠、以、祀之、並祀新建伯王守仁、仍陞副都御史、巡撫江西、值歲大祲、奏、請、發、粟、賑、貸、蠲、復、差、糧、存、活、數、萬、計、時夏言柄議請貲搠弋陽行府、守愚不從、轉大理卿、仍被劾聽勘、事白、起南大理卿、遷刑部侍郎、遂致政、歸膀

所居曰、留餘、守愚篤於孝友、弱冠失怙、侍於墓廬十年、毋徹其廬竈、強返焉、母卒、仍居墓廬三年、家僅足不躡公門、鄉里有爭辨、片言釋服、終日危坐書齋、無惰容、非六經性理不言、接人以恭、雖貧寒幼稚、不敢侮、有不協於義、則嚴諭之、既貴顯、急於敦族、建宗祠封祖墓、置田以贍姻族、捐租以助學校、置常稔田於外祖墓側、以供祀事、振窮䘏乏、年八十七、卒、賜祭葬如例、所著有東厓文集、虔臺拙稿、藏於家、孫德暐進士、官至辰沅兵備、

吳百朋

吳百朋、字惟錫、號堯山、義烏人、百故爲伯、按楚時神宗御筆、改從百朋、少倜儻、有大志、家故貧、幼失恃、數從外舍讀、饋不繼、同舍生往往傳食之、赴郡試、敝履、布袍襤褸、意豁如也、登嘉靖丁未進士、由江西永豐令、擢御史、巡按南直、方行部、而倭寇猝至、維揚時淮卒浮湛肢解、參將或單舸寬遁、公急至督撫署、而督府方病悸、閤門不出、公責以觀望、督撫曰、老憊不任兵事、以符印納公所、公曰、當官不避難。遂調兵料食。夜治文檄。賊晨而傳焉。而公已授兵登陴矣。門者受督撫令、弗納民、公亟俾啟關、所全活數萬人、薦幕出

奇兵三千人、殲其前隊、賊氣奪而遁、撓上、抒撫以下俱逮繫、而公獨蒙褒詔、賜金幣、朝廷嘉其能、改按湖廣、凡所以鳩楚者、無遺策、大城樊口、以障襄陽、晉大理寺少卿、尋以右僉都御史、撫虔、虔界江、閩、桂、粵之交、地獷悍、所在逋逃藪、時潮倭與山寇相表裏、諸雜挾倭自重、數爲鄉導、躪內地、各聚亡命、築壘署長稱王、連數千百里、布中詗、伺察公府動靜、當事諱之、輒撫、既受撫、復亂、倭內掎山寇、勢益張、百朋曰、不盡除山寇。海患未息。急集兵、令諸將廣設購賞、偵賊出沒、適奉詔討倭、而香寮寇楊益、乘間流劫、殺縣官、百朋

勒兵勦之、疾趨火青瀨、搗之、不浹旬。破巢四十。擒楊益。倭聞失楊益、大震。合衆二萬、據溪水而營。百册、厲諸將、擊之、潮陽、大、破之、連戰皆捷、斬首千餘、倭連舟遁、于是進勦平樂、始興、程鄉、黃沙、皆、破、擒之、遂會師漳潮、凡山寇之築關據險者、以次、蕩滌、之、民爭上巵酒爲壽、請乘勝以臨三巢、三巢者、下歷、岑崗、高砂也、方七百里、本儂智高故疆、諸寇之根本、議者欲會各省兵夾勦、步三十萬、儲峙百萬、百册上疏、請獨任、止用虔兵、留嚴氏籍産、變餉二十萬、報可、於是移鎭下歷、倍道潛師襲擊、凡三十餘戰、皆、大、破之、斬獲無筭、

遂克支徑、入鐵坑銅鼓嶂諸巢、火之、斬其魁、凡七何地定、諸將請攻高岑百朋曰、下歷稱王奴使二巢。下歷舉。餘峒膺落自服矣。遂班師、而高岑果請死、願就吏、於是量其要領、置邑曰定南以撫之、提奏加二品俸、蔭一子、虔人祀之新建伯王守仁祠、已而隆慶改元、晉大理寺卿、每改兵部右侍郎、而撫虔如故、戊辰、入爲南京刑部右侍郎、已晉北京兵部左侍郎、時俺答初款、輔臣高拱大修攘政、萬歷改元、以本官賜飛魚章服、奉勅閱視宣大山西三鎮邊事、奏築宣鎮內墻、爲堆二萬二千五百有奇、敵臺七十座、築大同內

外墻、圖上防邊便宜。十五事。皆報可、時政府嚴重、百朋在邊有所奏議、忤江陵意、引告歸、萬曆乙亥、起家爲南京右都御史、兼署刑部事、丁丑晉北京刑部尙書、卒於官、論褒䘏、百朋爲秉曹時、形軀淸羸、及爲御史、骨貌忽壯、魁然稱其志氣、通籍數十年、所居第僅堪旋馬、閣中衣被無値百緡者、虞事竟、官籍其橐、奏之、致其羨十七萬金、郤不受、封輸藩司帑、生平在鄕、不以尊貴加人、及居官、凜然見風采、爲副樞時、有戚畹初賜爵、故事當屬櫜鞬、長跪階下、樞卿坐受謁、衆長欲止之、百朋曰、此、制、也。竟、受、謁。自南臺召入、江陵

柄國、體統尊重、九卿以事謁、中途下輿、騎而詣門、百朋、獨輿而往、自若。江陵以兵事詢百朋曰、事固有急於此者。今大獄數起。如某某者。咸以微罪文致。當不反、江陵愕然。然百朋舊勳老臣、卒弗之傷也。

論曰、予讀毛西河先生後鑒錄、載明朝兵事甚詳、不及百朋、頗疑本傳有所增飾、繼考義烏志、凡本傳所載、或據三朝實錄、或據嘉隆聞見紀。或據天下人物考。或據巡按御史李邦華請謚疏。乃知所載不誣、蓋百朋傳、乃其孫之器所撰、之器宿學工文、雖稍有裝點、而敘事必覈、迹其勳伐、誠可謂封

疆桎臣果爾幾與韓雍任環輩爭烈矣

戚雄

戚雄、字世英、號雪厓、金華人、按察副使昂之子、登正德辛未進士、爲建陽令、約已以愛民、剪惡以植良、置學田以餋士、減支應以紓困、建人德之、祀諸名宦祠、旣調南海、其所以治民、猶夫建也、政最、擢江南道御史巡江、宸濠反南昌、密布腹心江淮間、相響應、雄聞變、急如儀眞、調兵防守諸要害、上下長江、歷暑雨風濤甚瘁、濠就擒、始解、時南京守備太監恣横、虐官民、雄奏請除之、又條防河患疏通道足邊餉等事、多見、

施行。嘉靖六年。妖人李福達。從亂被獲。謫戍逃匿。變姓名。曰張寅。納級爲指揮。以黄白之術。遊武定侯郭勛家。巡按御史馬錄察知其實。飛章劾勛。藏匿叛賊。勛揚乞恩輸罪。而徐爲寅辨其誣。上入其言。乃命三法司會訊。于是刑部尚書顏頤壽。都御史聶賢。大理卿湯沐等。確訊具獄。如錄言不誣。上大怒。以爲朋比罔上。命桂蕚張璁方獻夫。攝三法司事。復鞠。蕚等阿上旨。白張寅之枉。而罪馬祿。上欲誅馬祿。以楊一淸之言。得免死戍邊。方獄未定時。舉朝閧然。雄乃抗章劾郭勛之朋黨。李福達之兇逆。有旨逮捕繫獄。是時

也、承審官、及上章劾勛者、死於箠楚狃挫十有餘人、餘或遠戍、而雄得削籍歸家、遂不起、雄為人端謹不妄談笑、銳意力學、至易簀、手不釋卷、所著有雪厓文集、金華縣志、鄙見日抄、婺賢文軌等書、行於世、

論曰、世宗之朝、大獄頻興、而李福達一案、力護妖賊、誅鋤大臣、千古駭聞、至今猶為不平、雪厓奮不顧身。侃侃立言。攖柄臣之怒。而披人主之逆鱗。得保餘喘。蓋亦幸矣。桓帝刊章鉤捕。皆漢室之忠臣、徽宗立碑禁錮。俱宋朝之君子。嘉靖欽明大獄錄罪之人。非皆一時之賢士乎。故列雪厓於名臣

金澍

金澍、字汝東、號松澗、東陽人、嘉靖甲辰進士、由江西泰和令、陞南京山東道御史、兼署河南道印務、時御史文希儒、以擊鹽征商規利、澍廉得其贓銀一千二百兩、飛章舉劾、曰鑑不昏而後能照人水不垢而后能濯物京師輦轂之地希儒風憲之官其贓如是是使天下縱欲干犯蔑知有三尺法也臣寧負同官不忍負陛下、疏入、下其事於冢宰、冢宰李私希儒、諸御史亦以同官相戕賊、失大體、議未臧、上不可、命褫職

聽勘、冡宰乃令希儒疏辨、下其事於南部都察院、有從公考察之旨、終以冡宰故、欲袒希儒、而兩調之、淛慨然曰、與其無罪而回籍、孰如忤勢而中志、遂有大臣黨惡變亂是非之疏、畧曰當官有不容廢之法、而居官有不容已之義、今希儒贓惡如是彰露臣之彈奏如是剴切累奉明旨提問考察已洞悉其奸而天官庇其所私必欲調停使臣回籍聽勘若南京部院何有哉宸翰傳宣褒如克𣁽天官私書奉若蓍蔡毋論刑憲爲國家大典銓衡乃中外仰承而天下之理惟有是非兩端天下之人惟有賢不肖兩途黑白界

隱。燦然分明。如之何而可以調停也。假使宗社安危所關。治亂樞機所係。亦將不辨別其是非。而苟幸旦夕無事已哉。臣願陛下亟誅黨惡、以昭是非之公、放臣歸田、以釋羣邪之妬、臣不勝受恩感激之至、疏入、有朋比黨護、非大臣之道之旨、明年、陞四川按察司僉事、仍改調閩之漳南、漳南隸虔州、多盜、澍宣布誠信、而廣之程鄉寇梁寧乞降、澍以武平貝寨之地、接連江廣、爲巨盜出入襟喉、請移置武平巡檢於其處、築城堡控扼之、一方以寧、而他賊首鄭七等十餘人、皆就擒捕、惟巨魁張璉最後、賊黨郭玉鏡來降、願擒

璉自効、明日潮帥師突之、果擒璉提聞、賜白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裏、遷叅議、時左司馬汪道昆、開府三山、推爲監軍、軍事一委之、道昆去、代者疑其專、遂謝事、會惠潮兵備缺、輔臣重念前功、司馬譚綸又推轂焉、馳勅起家、使兼程至任、比至、移檄羣盜、令其悔禍、於是蛇江盜魏朝義、焚寨降、散其黨千餘人、艚船衣甲兵器悉入於官、而莫應敷、黃璠劉興策、俱就撫、所收船隻衣甲兵器稱是、先是海寇林鳳、聞夾勦遠遁、至是亦降、惠潮縉紳士庶、作頌以紀其功、初潮在汀漳。衆議欲撫、而卒以勦靖汀漳。及至惠潮。衆欲夾勦。而

卒以撫靖惠潮、蓋由策中機宜。風采可畏愛、故所至奏功如此。尋以河南布政司引疾歸、明年卒於家、慕府上其功、賜金旌焉、溯之居鄉、非公事不輕造郡縣、若名義所在、則毅然任之、鄉人無老少、皆致敬焉、

論曰、松澗在臺。豸冠峩峩。氣厲風霜。思欲一掃貪墨。首先同官。至於披根發窟。並及冡鄉、亦可謂孤忠自許。獨立敢言。不避權貴者矣。至於身被繡衣。持斧捕賊。漳南之間。蠻海之奧。據嶮負固。分部署長者。莫不連頸受誅。蕩滌無遺。及其備兵惠潮。符檄遙傳。羣盜望風披靡。投戈解甲。面縛軍門。俯首

請降者。接踵而至。數日之間。餘黨解散。巢穴爲空。此雖機算得宜。措置之善。亦其平日之風采。播海外。有以預懾之也。士貴素自樹。至於實大聲弘。遠近流布。以之任事。則破竹之勢成。數節之後。迎刃而解矣。

徐讃

徐讃、字朝儀、永康人、 治乙丑進士、知棗強縣、巨盜劉六等流劫郡邑、讃繕兵城守、賊不敢犯、民饑、募賑、身自捐俸爲富民倡、富民激於義、爭先發廩、全活萬計、治最、陞山西道監察御史、理鹺長蘆、兼巡河道、劇

盜楊虎、横於開濟、讚以計擒之、檻送京師、巡按江西、時寧王宸濠、隱畜異圖、潛結湖盜以自樹、讚至、即劾殺徐九齡等數百人、剪其羽翼、尋爲撫州太守、而宸濠反矣、讚乃治兵料餉、大出戰艦、列兵長江、爲上流聲援、濠挫於安慶、不能直窺南都者、讚與有勞焉、讚之按江西也、疏請寬逋負、罷徵徭、平寃獄、甚著風采、其守撫州、則抑華奢、剔奸蠹、課士恵民、百務精舉、以政最、陞河南左參政、而守撫如故、在撫凡七年、撫人德之、見諸歌頌、曰存心寛厚、有三代長者之風、治行循良、得兩漢牧民之體、乃祀諸名宦祠焉、仍授江西

左叅政陞貴州按察使、尋改湖廣、又調雲南、時土舍安銓叛、讃造招安小旗千餘、令各執聽撫、以陰誘其脅從之黨、賊勢遂衰、巳而土舍張朝文繼叛、與安銓連兵、進窺省城、上下震悚、讃挺身登陴、諭以朝廷威德、給以退舍、即勒兵擊之、俘獲以數千計、以功陞本省右布政使、仍陞左布政使、以母老疏乞歸家、終養、乃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改撫河南、值歲饑盜起、乃條陳救荒三事、曰寛賦斂以安人心、廣賑䘏以救民命、嚴備禦以禁强梁、又陳便宜四事、曰處歲派以資額用、均地糧以蘇民困、移水次以便兌運

及馬政以節民力事皆施行、歷工部右侍郎、丁母憂、歸、屬疾卒、讚賦性寬厚、度量汪涵、終身未嘗見有怒容、人比之劉寬婁師德云、

論曰、民爲國本。盜爲民蠹。治國者在養民。養民者必除盜。盜亦民也。有所迫而盜者。宜撫。龔遂之治渤海是也。有所恃而盜者。宜勦。虞詡之治朝歌是也。徐侍郎旣登仕版、屢秉使節、一握郡符、渤海朝歌之政、兼濟並行、或渙其羣、或獲其醜、養民於未盜之始。以絕亂萌。除盜於害民之後。式遏寇虐。使循良之聲載道、俎豆之歆永存、積有勳階、以至八

座、郎古之循吏何以加兹、

李學道

李學道、號愛泉、東陽人、嘉靖壬戌進士、授丹陽令、以廉能稱、丁父憂歸、貧不能舉其喪、仍授徒自給、在丹陽時、嘗雪冤獄活之、既離任、其人以百金酧學道、曰、汝於法當活、非我活爾、且爾賄金、爲德我乎、曰然、曰汝既德我。則不當以金污我。卒辭不受、服除、特拜監察御史、巡視中城、時中城涓人爭治宮室、蓄倡童、四出牟利、學道悉逐去之、會內使許義、挾利刃闌入民家、取財物、復執而笞之、繫諸獄、羣璫怒、聚於午門、俟

其退朝、邀而毆之、敗面、諸御史俱上疏、論宮府洶洶、莫適爲勝、大學士徐階、言於司禮監尚文、逮治其首惡三人、杖之各百、發邊戍、餘各杖六十、謫佃孝陵、而學道亦以擅笞內侍、調外司理廬州、仍以部郎補山東青州太守、十餘年、滯獄一讞而決、黠吏大豪皆屏迹、然治尚恩信、不專懾以威、而懷磚之俗一變、嘗登泰山、觀日出、飄然有遺世意、會入覲、感疾卒、卒之夕、故人俞生、夢公冕旒袍笏曰、上帝命予主岱宗缺風雷使者、願以相煩。俞窘而惡之、未幾訃至、益恐、不數日亦卒、

論曰青州生秉嶽氣死爲岱神述其雪囚還金之義雖胡威之清何以過是及爲豸史項挺危峯面如寒鐵履虎而咥亦幾危矣時以總憲王庭之翼庇僅乃全生繼以閣臣徐階之調停纔得釋議一則予杖以存憲體一則謫官以謝中涓於理允乎夫中城執法職在于掫御史緝奸而內侍得以橫加椎擊明之紀綱掃地矣閹禍接踵以至於亡宜哉

王崇

王崇字仲德永康人嘉靖乙丑進士授吏科給事中

以讜直稱、忤犯寧夏總兵趙英、逗留敗績、欲以贖免、命崇往勘、正其罪而還、謝尉馬侵馬場、崇巡青州、舉發之、詔還縣官、崇在臺、貴戚嚴憚、出爲廣東僉事、轉山西副使、備兵井陘、崇覩簡閱、明賞罰、兵雄諸鎮、有綵衣金帛之賜、轉湖廣參政、將諸苗攻陷印江、崇破之、遂聽約束、陞貴州臬司、尋轉山西左藩、以夙望擢中丞、巡撫山西、崇既受節鉞、慨然以保障爲巳任、繕城郭、厲將士、倡勇敢、嚴斥堠、寇至輒以捷聞、名貳兵樞、嘉靖丁巳、湖廣川貴苗民反、廷議推老成練達者、往平之、乃命崇以原官出鎮、二年、苗穴底定、廕一子、

以疾致仕、卒於家、崇爲文汪洋灝瀚、爲世所重、有集若干卷行世、

龔一清

龔一清、字仲和、號曰池、義烏人、一清少力學、裸股肱、荷畚鍤、治農事、畢則挾策讀書、不輟、萬曆庚午以春秋舉於鄉、甲戌成進士、授行人司行人、擢河南道監察御史、會議從祀孔廟、詔集九卿科道儒臣於廷、禮部故簿、令各親書去取、次第、總不出陳憲章、王守仁、胡居仁三人、時沈宗伯與北地諸公、意多不在守仁、一清出揭爭之云、從祀之典、重學術也、有用始可言、

學。有。眞。切。用。功。處。始。可。言。實。學。守仁曰、致知本大學致良知本孟子也致吾之知時時有實功日日有實用無爲不爲無欲不欲如此而巳矣自宋以來眞明篤實之功獨此爲庶幾焉謂宸濠一節心事雖暴白乎。則楊虎作亂。孔子不拒其饋。佛肸公山。巳叛。孔子欲往其召。卒致三都之墮者。此不拒。此欲往者也。守仁手除宸濠之逆。顧不足自暴耶。謂行事多權謀乎。則夾谷之會。具左右司馬以從。少正卯魯之聞人。而以後至誅。孔子亦權謀耶。謂入於禪乎。則功業文章。昭昭掀揭。禪宗其若是耶。謂其有議不可以從祀乎。

則孔子不足於黨人。致毀於叔孫。誚於東門。慍於子路。沮於晏嬰子西。何害其為孔子。雖以朱陸大儒。且自相阨。何朱陸之並祀耶。若曰居一廬。操一牘。置其身於無用。懸空言以待人。必如是無議而後從祀。天下萬世。亦何賴於斯學哉。至甲申而並祀之、議始定、一淸在臺、有聲、旋巡按福建、應天、久之出為江西參議、尋遷廣東按察司副使、備兵南韶、所至以身率屬、執法不撓、未幾被劾去、南韶父老挽留不得、為立石紀德、越二年、起為廣西參議、分守右江、右江蠻獠盤據、出掠無常、懷遠令至、不敢至縣治、僑寓郡城、遂受

符牒、一清至、視賊所出沒、立堡數十控扼之、又大料兵天河等邑、修懷遠故城、夷獠弭耳華面帖帖不敢動、遷雲南副使、兩臺使者上其狀、且曰右江多事。一日不可無龔一清。詔以副使兼舊職、仍守右江、再加三品服俸以示旌異、而一清迄用勞瘁、卒於官、是爲壬辰、一清軀幹不逾中人、胸懷洞白無城府。山立鵰視。語必伸其所見、掀髯奮袂、絕無澒涊矯飾。當官遇事立辨。無所委曲。以此見重於時。而其不盡得於人者。亦以此。居家均財推產、建大宗祠、立書院、所著有經世名言、宦中散帖、漫塗錄、和聲編、既埜、蘭溪陸可

教爲之銘、而縉雲李志表封曰、正直君子之墓、

論曰、鄉先生、永康程叔明云、士不遇而無民物之憂。爲完人易。既遇而有励勤之責。爲完人難。王文成公鋤亂攘夷。勳猷充塞寰宇。而從祀之請。廷議紛紜。疏三上而三報罷。胡居仁深居巖穴。足跡不出戶庭。兢惕檢身之餘。無一事可稱說者。有司一請崇祀而廷議翕然。祀典遂定。夫文成之學。體用兼全。而從祀難於登天。居仁之學。有體無用。而從祀易於反掌。此何以故。居仁之所事在修身養性。孝友盡於家庭。而實德完矣。其爲功也約而易。文

成之所事。在濟世安民。一夫不得其所。而職分虧矣。宜其不免於紛紜之議也。讀龔公之䟽。亦可以釋然矣。不謂至今猶有以禪學詆誚者。夫所惡乎禪者。謂其耽空守寂。無濟於世也。使禪而盡倫盡物。有功於世。於禪何病哉。

張元諭

張元諭、字伯敬、浦江人、少好學、博通經史、尤通於春秋、登嘉靖丁未進士、授工部虞衡司主事、持正不阿、以廉介自礪、奉命董修內廠、內官覬多估工料、以入私橐、元諭拒之、從公估報、工完、計其羨以歸公帑、時

有誣元諭以他事、聞於銓司者、銓長面詰之、元、諭、不、辨、事、仍、白、誣者喙息、銓長服其雅量、轉本司郎中、同舍郎袁應樞相嚴嵩壻也、啖以美官、元諭曰、此、豈、爾、婦、翁、家、物、耶、嵩子世蕃以任子官尚寶卿、兼工部侍郎銜、舊例兼銜官、於部堂無公座、部僚議創設公座、以結世蕃歡、元、諭、以、祖、制、爭之、事乃寢、世蕃啣之、及楊繼盛以劾嵩見殺、元諭素與繼盛善、哭、而、祭、之、祭、文、慷、慨、悲、惻、無、顧、忌、嵩父子愈惡之、左遷常州通判、尋丁父憂、歸、起、復、歷守吉安、桂林、永昌三、郡、所至皆清白守正、咸著政績、擢雲南憲副、考、最、至京以疾

卒於途、元論居官清正、於鄉人有恩、所餘俸祿、皆以周族之貧乏、及不能娶者、一時儒學名臣、若羅洪先、鄒守益、皆禮重之、所著有詹詹集、蓬底浮談、等書、

論曰、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言君子小人、各以類而聚也、分宜當國、如虎據嵎、椒山受戮之日。正君子側足之秋。除王鳳洲吳明卿三四客友外。誰復有過而問焉者。元論不避殺身之誅。而倣欒布之義。難矣。矧羅念菴鄒東郭皆一時魁儒。交相許可。非君子人與。

許綱

許弘綱、號少微、東陽人、以萬曆庚辰進士、官續溪令、調繁金壇、時金壇折田二十餘畝、每歲官民賠納、以足額焉、綱知弊在隱匿、因設飭箚許民得匿名互相發覺、即據所告覆杖、隱畝盡出、頓完舊額、以卓異徵、官兵科都給事、上直陳兵事、慎選邊材等疏、言皆切近時務、歷官至順天府尹、時內使王朝以煤稅激變、言官合疏請免、有旨撤回王朝、其內監原差官窰照上林苑監事例、徵稅進用、而總理內使陳永壽併及新開民窰、概以官窰徵之、煤丁逃竄、京師煤絕、輦情大擾、綱一再上疏、不聽、三四爭之、言益峭直、禍

且不測、然卒用其言、明年竟罷煤稅、識者大悅、未幾奉命巡撫江西、以父艱乞歸、尋起左副都御史、總督兩廣、以戎政尚書召、不赴、俄拜南京兵部尚書、仍乞歸、遂不起、　綱爲人清不絕物。和不溷俗。既歸里、脩然山水之間、頗治園圃、藝花竹、日與山叟田父、談說桑麻、脫畧儀檢、詼諧談笑、無有貴賤老幼、莫不懽欣悅慕、若儕輩之相與、忘其爲達官貴人之鄉君者、年八十、賜存問、卒贈太子少傅、予祭、所著有家禮纂要、三垣疏草、羣玉山房稿、省心剳記、諸書、

論曰、予讀少微公省心剳記、有云如今士大夫。且

莫想宣聖廟中。喫得肉。先要想閻羅殿前。過得堂。有味哉斯言乎。明昭可欺。冥理難逃。述其所言。皆寬恕篤厚之論。吾婺勝國華閥、多零落不振、而許氏至今獨爲殷盛、士無論經世安民、即欲傳家永久、亦莫不有學問焉、豈偶然哉、豈偶然哉、

金世俊

金世俊、字孟章、號稠原、義烏人、萬曆甲午舉於鄉、讀陽明子羅近溪語錄有省、李見羅材、聞其好學、寄以書要一部、至會稽、與董懋策、陶望齡、論學甚契、丁未登進士、觀政吏部、己酉、分考順天、明年授中書舍人、

天啟初、歷官至考功郎中、先是萬曆中、部推啟事、多中格歷、署久虛、至是一變更番添註、鄉寺無坐處、而未任者、輒推陞以那缺、世俊疏言鄉寺中久不赴任、而宜引年者、請令致仕以遂其高、自此上任如期、遷轉有序、添註亦稀、仍轉文選、時官方冗甚、在內有講嚷搶之謠、在外有保討跑之誚、值趙南星爲太宰、世俊疏自京堂巡撫部郎藩臬以及郡邑、一切銓除查照定規、臚爲定格、一時稱便、既而魏忠賢竊柄、朝臣爭出其門下、世俊乃謝病請告、南星使四司官挽之、不得歸、過姑蘇、時周順昌家居、步訪舟次、曰公申明

銓法一疏、眞碩晝也、吾手自抄錄、乙丑起太常少卿
時河南道倪文煥、魏忠賢黨也、劾太宰李宗延、因及
所推朱世守、米萬鍾、并及世俊、言世俊爲左光斗魏
大中私人、於是宗延罷、世俊與朱世守米萬鍾、俱削
奪、行本省、撫按勘覆崇禎改元、魏璫伏誅、以原官起
用、仍陞大理寺卿、時上方任法、刑官問擬不當、輙予
杖、大司寇亦下於理、世俊疏云、大理寺司平駮、凡刑
曹所讞諸獄。牒送過寺。協於律者允之。畸於律者駁
之。漢臣路溫舒云。治獄之吏。惟欲人死。自安之道在
人之死。乞勅所司。一應刑獄。一準諸律。毋以意爲出

入。則刑官不必用意於揣摩。臣寺亦得憑依於信度。
會六月旱、有旨熱審、世俊疏理獄中一二罪囚、於是
詔釋錢龍錫等於獄、辛亥陞工部右侍郎、提督陵工、
裁省工費十餘萬、轉左、仍以德陵告成、加尙書服俸、
署部事、上於御屏書天下三清官、而世俊第一。未幾
給二品誥廕一子、時內臣張彝憲奉命總理戶工部
務、多受商人金、請將監儒援納銀二百萬、撥給歷欠
木價、世俊不可、彝憲曰只出監儒空劄數百張、每名
作四百兩、何故不可、世俊疏稱彝憲題請諸商歷欠
錢糧二百萬、兌支監儒、此魏忠賢冒濫之餘弊也、且

其言謂不必發銀。只出監儒劄付、毋名作四百兩。聽諸商隨便塡給、臣謂此甚不可、利權悉入商手。則招搖塡給。援納必少。不惟工窮。而戶亦窮。一塡便是監儒。則事例濫觴。雜選必多。不惟工病。而吏亦病。於是彝憲令諸商告世俊子濮芝、而置諸獄、疏白得免、而世俊力求退、卒於家、世俊晚年、於學有得、謂紫陽從分。不可無陽明之合。而學者又不可不知合中之分、作四書宗貫錄、又有寧我錄、藏於家、

論曰、楓原執持介介。當官任事、不爲依阿濡涊之行。非其學有源本。焉能如是。始則聯聲氣於李材

陶望齡之倫、繼則受擯斥於左光斗魏大中之後、不知其人。觀其友、則其立朝之梗概。可得而想見矣。

王世德

王世德、字長民、永康人、萬曆辛丑進士、初任同安閩縣、陞工部主事、轉郎中、典試山西、出知黃州府、民有以病魔告者、世德禱於城隍、忽一童子、斬泥神頭以獻、曰魔已伏誅、病者痊、未幾擢湖廣副使、備兵下江、屢擒大盜、遷右叅政、尋監軍貴州、苗帥安邦彥謀犯省城、世德請駐節威清、待之、邦彥圍威清、世德募敢

死士禦之、會大風、遂破賊營、賊皆驚散、陞貴州按察使、仍監軍平苗寇、陞廣東左布政、以彈鎮麥秀之亂、朝廷嘉其功、賜帑金、時海寇劉香老謀犯省城、總督熊文燦統兵討賊、世德調閩將鄭芝龍夾擊香老於洋、香老溺死、事平、叙功、會雲南巡撫缺、銓部擬上、帝曰、豈有知兵恤民。如王世德者乎。即日擢左副都御史、巡撫雲南、去廣時、庫中羨金數萬、世德悉籍以充軍需、抵雲南、牝妖萬氏、聚黨爲亂、世德、築堡、建屯、諸逆、斂迹、方謀進討、以疾卒於官、贈兵部右侍郎、賜祭葬、世德歷官四十年、廉謹謙恕、家僮中産、割膏腴以

奉公祠、所著有左氏兵法若干卷、

論曰、長民筮仕。適魏璫柄政。而壓轉外僚。得以始終一節。建其勳伐。垂歿遺書。箧藏兵詮。夫國事倥偬。正臣子枕戈之秋。魚麗鸛鵞之陣。詳於左氏。觀其著撰。其有伏波馬革之志乎。

張應槐

張應槐、字汝植、蘭江人、萬曆丙戌進士、授饒州司李、五年、凡大辟戍徒、原情按法、多從末減、秩滿遷樞部主事、會有言官忤上意、特疏救之、尋補武選郎、疏兵事數千言、皆中機宜、後遼左事興、僉服其先見、轉閩

兵備未赴、上疏十餘欵、其一以宰相天下樞衡、當推誠布公。不宜招權聚黨。其二以儲貳天下大本。太子髫年。宜選左右前後之人。格以日新之學。又以弗補大僚。弗黜被差。弗召對。弗覲朝。辭甚切直。當事嫉吉者中之。遂不待詔歸。仍起楚屯鹽水利參政。築堤防滑水道、水故從楚藩宮出、宮實塞城中者潦、應魁首清之、始諸薦紳、繼及王宮、王怒、開警再三、王始悟、功遂得竣、三年、晉粵憲長、正巳率屬、飭吏整風、解綬、後攝海道、條防海十餘策、上之、方欲召用、而竟以疾卒、著有存養錄、鳳山博議、續浦陽人物志、祀鄉邑鄉賢、

楚中名宦、

朱之錫

國朝朱之錫、號梅麓、義烏人、順治丙戌進士、由庶常歷編修、至正詹、遷吏部右侍郎、命清理庶獄、悉心平反、晉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總督河道、時、運、河、夏淺、兩、黃、河、秋、決、之錫巡視地形水勢、暑不張蓋、寒不襲裘、或塞或疏、各得其宜、慮民夫苦吏呼、乃爲短歌、使道舞巡行諭之、皆踴躍趨事、凡數十年來、於塞決口皆相度經營、河功告成、漕艘無沮、時濟淮大祲、設法賑濟、全活甚衆、仍請留廣積二倉正耗米一千三

百餘石支給免輸稅之苦之錫爲總河勅兼巡方於輸蹄間剖讞疑獄重案矜釋無筭治河得羨五萬金進爲陵工助歷年節省河帑多至四十六萬有奇加太子太保卒於官予祭葬廕一子瀕河多立祠祀之所著有河防疏畧二十卷郡邑並祀鄉賢

予少聞公居鄉有情爲諸生甚貧遇除無以卒歲至故人家貸粟辭不與怏怏而反大雪及之頹道旁古廟須臾一友擕僕荷粟冒雪來問之曰貧之其家曰予方貸而告乏友曰無慮吾分一麥於孜

過歲、又作區處、開年、遂進京、値
國朝定鼎開科、公方在寓、被酒高歌、有鳴雞而呼明
日開科者、遂往試、同試十餘人皆中、後多入詞林、
公既貴、報分粟之友甚厚、而不貸粟者則愧、公無
子、繼子襲廕、